

創 造 浩 叢

編 主 家 克 誠

掘火者

字

康

上海群書出版社刊行

創造詩叢

掘火者

版	主編者	克家
權	著作者	康定
所	版權者	詩創造社
有	定價	國幣貳圓

刊行者：

星群出版公司

上海（十二）四門路六〇弄四三號

序

臧克家

新詩，它大踏步的朝前猛進。

許多人被撒在後面了。這些人，他們的生活、觀念、情感，他們對於新詩的看法，由於距離的日趨疏遠而慢慢的凝固，從此他們放棄了新詩，其實是新詩放棄了他們。

迎上來的是朝氣蓬勃的青春。他們是多數的。他們的熱情有如春汛；他們感覺新鮮而尖銳；他們向前奔赴，率真又勇敢；希望從拉滿的弓弦上射出去，帶着耀眼光芒，嗖嗖的響聲。

眼前是這樣一個時代，真和假，醜和美，罪惡和正義，自由和奴隸，對照得如此鮮明，如此強烈，彼此在批着對方的面頰，而鬪爭的紅血不斷的流。詩人，從而挾取了他們的愛憎和靈感。詩句，血一樣的迸射了出來。在窒息的空氣裏，他們以自己的詩句呼吸，在悲痛的心境下，他們以自己的詩句哭泣；在扼抑的喉嚨裏，他們以自己的詩句怒吼；在生之鬪爭的戰場上，他們以自己的詩句作戰。這一切，全然是從生活達到詩，又轉而把詩投到更大的生活的海洋上去。

我們沒有權力要求一個詩人必須寫那一類的詩，必須用那一種形式去寫，像一個冬烘先生所要求于他弟子的那「八股」窗課；生活是廣闊的，詩是多樣的。只要他的詩句像冬天的爐火使人溫暖；只要他的詩句像春風的和煦使人旺生；只要他的詩句像大海的潮汐，黎明的鷄聲或早號，使人奮勇、鼓舞；只要他的詩句像放出去的一隻信鴿寄托了善良、溫暖，向上的一顆真心……

爲了以上的種種，却不敢說符合了這種種，我們乃有了這個小小的詩叢。這十二位作者，年齡、職業，各不相同，而彼此大半陌生，詩，把他們聯繫在一起，我們希望它能夠聯繫起更多的人。生活是多方面的，詩的風彩也就各異。一個人，讓他照着自己的方式生活去吧，照着自己的方式寫詩去吧，在個性被扭歪的地方，人和詩便不復存在了。

薄薄的一本，正像我們卑微的心願。投出去的只這麼一點點，希望收回來的却很多呢。現在，讀我把這「掘火者」的作者作一個淺略的介紹：

康定，一個年青的生命却有了不少的經歷，他頗懂得生活的意義和趣味。他是很有才華的，他給他的人物塗上色彩，使他（它）生動而活潑；他底優美的意境和句子往往脫穎而出，給人猝然的一個驚喜。他喜歡諷嘲，却又近乎滑稽，一個不留心往往滑了下去。他的詩，三四年來我讀過了許多，也發表了不少，同一般讀者一樣，我注視着這個豪駒奔向一目千里的郊野。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早於滬

編主家克臧  叢詩造創

掘火者

著 定 康

老兵	無題	小火石	掘火者	星羣	春的第一朵	荒店	小城	村莊剃頭匠	黑皮	雨天，在小城裏	窮孩子們	生活小題
一	二	三	五	七	八	九	一一	一四	一七	二〇	二二	二七

行刊

司公版出群星

海上

老兵

他是一塊泥，
時光一手
捏老了他。

六十年的生命，
繫在戰爭上，
說不盡的當年，
一身的創疤。

無題

賣蠟燭的鄉下老，
跟着夏天走了，

寂寞的心上，

又失去了一種聲音，

我買了一把無弦的小提琴，

（說是一個無心無意的人把它遺棄）

在這沉思的秋夜裏，

它彷彿自己在詠唱了。

小火石

小火石生來命硬，

在荒野裏鍛鍊自己的火性。

夾在天地中間，

風霜給它同情。

反臉笑玉玩，

落在柔輓的手裏，

嗅香粉，聽無用人的讚美，

誰高興這一套鬼把戲！

身上刻着沒字的誓詞，

替不說話的真理昭雪，
迸出點點的星花，
趁着時代的風勢。

掘火者

有太陽的日子，

冷得發抖，

荒山裏去，

掘萬年的火。

無底的深洞，

無晝夜的天，

無根的生命，

心是直的，身體弓着，

血是紅的，臉是命運的顏色。

掘吧！用喘哮與疲力，
掉下一塊塊的熱烈，
送出去給他們！
讓我們淨落個蒼老。

有這一天，
在地獄裏
碰開了天窗，
我們死了，
愛火的聚攏來。

星羣

我只是那末一點，
針尖上的光芒，
刺破了一塊完整——
頭上的天空，
不全是黑一色。

我是星羣中的一小顆，
看不見它，可我長遠的存在，
星羣聯起了一道銀河，
我也在銀河裏，
迎那一陣掀起波浪的狂風……

春的第一朵

花，

冰雪沒有凍壞它分毫，

它還走在陽春的前面，

先陽春而來，

這是第一朵閃耀在地上，

春的第一朵，

沒有插在姑娘的頭上，

而像偷小情人一樣地，

跟凍紅了的脚指頭接着吻，

這是第一朵向人報喜訊。

荒店

夜色濃了，

月光澄一地冰冷，

行路人長長的影子，

緊擠在一堆。

荒店豆大的光，

在風中搖紅——

招引他們到店中過夜，

一壺土味的水酒，

醉去八百里的疲勞；

一床金黃的草，

好編織旅途的長夢。

對着陌生的耳朵，
店主東細細的
告訴人明天的路，
門前的燈上，
亮着：鵲鳴早看天。

小城

一個小園圈，

擺在鄉村的中心，

四條路通過四個城門，

（一個蘿蔔

東城踢到西城）

四個兵把守，

一個芝麻大官坐鎮。

一條石板大街，

幾根電線桿子歪斜，

中間隔一座過街樓，

敬着財神和瘟神，
幾家半開的店鋪，
掛着紮腿帶子，
信紙，信封，紅頭繩。

拐角上一個飯館子，
一個芝麻燒餅招牌，
上寫着「聞香下馬」
風吹破了暗淡的紅紙貼，
往裏一看黑洞洞，
幾條板凳，兩張桌子，
老在那裏等着人，
鍋蓋上灰土蓋一層，
掌櫃的拿個旱烟袋，